

臺灣方志集成

清代篇——第一輯

高賢治主編

臺海使槎錄
清一統志臺灣府
臺灣輿地彙鈔
番社采風圖考

臺灣方志集成

清代篇——第一輯

(33)

高賢治主編

番	臺	清	臺
社	灣	一	海
采	興	統	使
風	地	臺	槎
圖	彙	灣	
考	鈔	府	錄

(合訂本)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

魯序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扈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濘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嗟乎！玄膺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墨丈尋常之間，習睹習聞，肯蹈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瞞之覷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錫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齷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仲秋，會稽弟魯煜拜序。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

臺海使槎錄

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目錄

卷一	赤嵌筆談		(一)
卷二	赤嵌筆談		(二四)
卷三	赤嵌筆談		(五〇)
卷四	赤嵌筆談		(七一)
卷五	番俗六考		(九四)
卷六	番俗六考		(二九)
卷七	番俗六考		(四三)
卷八	番俗雜記		(一六一)

臺海使槎錄卷一

大興黃叔歛撰

赤嵌筆談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按澎湖東南即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即毘舍耶國也。『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隨筆）。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澎湖爲外援。明萬歷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廈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

黎，即叛亡之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濕，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俗敵人頑』（薈洲文藁）。

『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隅，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驚，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

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形勢

臺灣爲土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鬪，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烝，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灣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歷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沈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勞使種類居焉。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

德，悉來臣服，贊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海防志）。

『東甯，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荅洲文藁）。

以上臺灣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菉豆，山羊尤多。居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興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漚。漚者，水趨下而不同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漚，回者百無一』（續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棱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鼂耳爲記』（海防考）。

『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清明，望若煙霧』（明一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二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薈記）。

『澎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澎湖爲外藪。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諸羅雜識）。

——以上澎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即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潮平，可通安平港內，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衡渡至澎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澎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

澹水，凡三處；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港門爲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尙有南路之蟯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掌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並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即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即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衆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澎湖尙孤，彼賊倂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覘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理臺末議）。

『澎湖爲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鳳山縣志）。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澹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心澄）云：「北路澹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

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爲虎頭山，諸峰環列，樹惟棣榔。過大灣崎、蘆竹坑、咬狗坑，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獼猴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鴈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爲深壑，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陷不測。五里至石頭坑，四里至長潭，清瑩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由羅漢門坑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峰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疇，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西卽小烏山，南爲銀錠山，北爲分水山、自貓徽山；層巒疊嶺，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

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脚帛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而甕菜岑、鼓壇阮尤爲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卽爲外門。去大傑巔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爲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莠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輦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阮塹皆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澹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連南畝，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洵扼要險區也。外爲澹水港，八里岔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柔）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束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肩胛門（一作千豆），入澹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爲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丈、圍二十餘丈，今圯。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澹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灌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

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卽吼、楓仔嶼諸社。磺山在內北投，濱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澹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卽雞籠社。稍進爲雞籠港，港道狹隘。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爲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澎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

觀澎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臺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厦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赤嵌集）。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蓉洲文藁）。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濤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屬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漲退，視同安、金、厦亦較早。同安、金、厦，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嶼，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

北至澹水，潮汐與內地同，水文餘」。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船，及半天如鸞尾者曰屈鸞。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筆記）。

『余同王君仲千採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爲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焚楮鏹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呶呶向人。少間，遙見小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稗海紀遊）。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辟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沉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鯤鵬之徒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颶。諺云：「六月一雷止三颶，七月一雷九颶來」。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震之候，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彭，舟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僞敵連艘覆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澎湖。